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邈真赞问题的探讨

——兼论唐代高僧写真像

杨娜(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摘要] 敦煌沦陷吐蕃之后,其境内集中出现了一批邈真赞文,年代的下限至北宋太平兴国年间。这一画赞的传统来自中原,但是敦煌地区的高僧写真像赞有其特殊之处,即它不是以寺院祖师像为主体,而是从属于僧官的谱系。

[关键词] 邈真赞;高僧;写真像

[中图分类号]J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11)02-0033-03

近些年来,敦煌藏经洞内的一批邈真赞文频频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这些赞文的年代上启自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下限到了北宋太平兴国年间,赞主则多为当地的高僧和名族子弟。画赞的传统在战国魏汲冢所出土的“图诗”篇中就已见端倪,至东汉而兴盛,这已是不刊之事实。但是,如此众多的赞文集中出现在敦煌这一边陲之地,尤其是萌发于吐蕃攻陷之际,这就不得不引人深思了。

《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收录的九十二篇赞文中,估略有九篇赞文大致作于吐蕃占领沙州期间,即P3726 智照《杜和尚(离珍)写真赞》P4660-39、P3720-6 惠莞《阴律伯(离缠)真仪赞》P4660-37 善来《三藏法师(王禅池)图真赞》P4660-38 利济《法和尚(王禅池)赞》P4660-34 善来《李教授(惠因)赞》P4660-35 李颀《李和尚(惠因)写真赞》P4660-36 洪(辩)《李教授(惠因)写真赞》P4660-33 李颀《汜和尚写真赞》P4660-32 薛像幽《炫阁梨(张金炫)赞》,以《杜和尚写真赞》年代最早,约为788年。这些赞主均为禅僧,如杜和尚、汜和尚“非论持律,修禅最能”、阴律伯“禅枝异秀,律纲奇”,又如李惠因“倾城倾郭,奔骤问禅”、炫阁梨“阐扬禅业,开化道俗”“禅枝恒茂,性海澄漪”,王禅池则被称作“禅律公”“传灯于像季者,曷能若斯”。上述的赞文表明,禅宗一脉在敦煌沦陷时期的兴盛。然而,这样一类为禅宗高僧作邈真像赞的传统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倘若吐蕃占领敦煌的时间是在唐德宗贞元三年(787)至宣宗大中二年(848),而《杜和尚写真赞》的书写年代则可能是在788年,那么这就排除了吐蕃对这一像赞传统的影响,此类传统只可能来自内地。

诚如前文所述,画赞的传统于战国时期既已有之,但为高僧写真之事实则可能要到了东晋,年代晚于佛像的传入。唐人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记载了东晋画家史道硕曾经绘制过《梵僧图》,唐代的宫廷之中还保存有隋朝的官本。东晋明帝司马绍

“最善画佛像”,“《蔡谟集》云:帝画佛于乐贤堂,经历寇乱,而堂独存,显宗劾著作为颂。”^[1]赞名起源于唱拜,《文心雕龙·颂赞篇》里讲“几景纯(郭璞)注雅,动植必赞,义兼善恶,亦犹颂之变耳。”这可能是较早的为佛教造像作赞文的记载了。进入南北朝时期,一些有名的画家开始较多地参与到高僧的写真活动中来。刘宋间有陆探微《释僧虔像》、袁倩

陈祚龙《唐五代敦煌名人邈真赞》(博士论文,法文)。Chen Tsu-lung, *Eloges de Personnages éminents de Touen-houang sous les T'ang et les Cinq Dynasties*, Paris 1970.

《敦煌铭赞小集》,参见《大陆杂志》,第六十三卷第四期,台北:大陆杂志社出版,1981年。

《敦煌文物随笔》,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中华佛教文化史散策·三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年。

《中华佛教文化史散策·四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

饶宗颐《文选序“画像则赞兴”说——列传与画赞》,《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十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敦煌白画》,《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十一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此文原载于《敦煌白画》,法国远东学院考古学专刊,巴黎,1978年。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

郑炳林、梁志胜《梁幸德邈真赞与梁愿清莫高窟功德记》,《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

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94年。

颜廷亮《敦煌遗书P.3633 张安左生前邈真赞并序 新校》,《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

姜伯勤《敦煌的写真邈真与肖像艺术》,《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陈丽雀《吐蕃占领期敦煌僧侣邈真赞研究》,台湾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年。

沙吾田《敦煌写真邈真画稿研究——兼论敦煌画之写真肖像》,《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1期。

关于吐蕃陷落沙州的确切年代曾经有过争议,本文依饶宗颐先生之说,即建中二年(781)陷蕃者为沙州的寿昌县,贞元三年(787)当为全境陷落。参考饶宗颐《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依顿悟大乘正理决考证》,《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民族卷》(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

收稿日期:2010-12-23

作者简介:杨娜(1980-),女,湖北潜江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

《东晋高僧像三卷》、顾宝光《天竺僧像二卷》，南齐毛惠秀绘有《胡僧像》，萧梁时期还有元帝萧绎“尝画《圣僧》，武帝亲为赞之”^[2]，张僧繇画《醉僧图二卷》、《天竺二胡僧》。不过，到了唐代，为中土僧人绘制的写真像开始增多，人们的信仰也逐渐由梵僧转向了中土僧像。例如，宾头卢为佛弟子之一，东晋道安始为供奉，至刘宋末年，释法显、法镜等人开始以画像的形式祭祀供奉为上座，但后因唐不空三藏的奏请而改以文殊为上座。释道宣的《道宣律师感通录》则恰好反映了宾头卢圣僧像供奉的跌落。

今时有作宾头卢圣僧像立房供养。亦是一途。然须别地空座前置碗钵。至僧食时。令大僧为受。不得僧家盘楮设之。以凡圣虽殊俱不触僧食器。至俗家则俗所设。若不前置静室等者。止可诸圣众或可降临。以三天下同一供养随缘别赴。此宾头卢难一遭遇。

唐代绘制写真像的高僧不局限于某一宗派，天台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密宗等皆有之。日本僧人最澄《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里就记载了他从唐朝曾经求得天台宗创始者国清寺智者大师影堂记一卷及别传一卷。释皎然也撰写过律宗派华严寺大律师塔铭和相部宗神皓和尚的写真赞文。净土宗的始祖惠远和尚于庐山创立的白莲社在唐宋的僧俗间影响颇大，唐朝李演、李中和释齐己都为远法师影堂撰述过碑文和诗句，宋朝明教大师契嵩亦瞻仰远公遗像，列六事题之。密宗之祖金刚智三藏和他的弟子不空和尚也在死后建有影堂，并享有皇帝恩赐的谥号。禅宗高僧绘塑影像之事自盛唐以来广见于著述中。

怀玉泉恋仁者，寂灭真心不可见，空留影塔岩高下，宝玉四海转千轮，金坛百粒送分身，山中二月娑罗会，虚呗遥遥愁思人，我念过去微尘劫，与子禅门同正法，虽在神仙兰省间，常持清净莲花叶，来亦好去亦好，了观车行马不移，当见菩提离烦恼。

唐代·张说《张燕公集》卷六《送武员外郎春赴(神)秀师嵩山塔下舍利》

阴阴古寺杉松下，记得长明一焰灯。尽日看山人不会，影堂中是别来僧。

《全唐诗》卷五百十一《题(神)秀师影堂》(唐代·张祜)

泽国闻师泥日后，蜀王全礼葬馀灰。白莲塔向清泉锁，禅月堂临锦水开。西岳千篇传古律，南宗一句印灵台。不堪只履还西去，葱岭如今无使回。

《全唐诗》卷八百四十五《荆门寄题禅月大师影堂》(唐代·齐己)

楚客送僧归桂阳，海门帆势极潇湘，碧云千里暮愁合，白雪一声春思长，柳絮拥堤添袖软，松花浮水注瓶香，南宗长老几年别，闻道半岩多影堂。

唐代·许浑《丁卯诗集》卷上《和友人送僧归桂州灵岩寺》

禅宗之中，不仅南、北禅宗有高僧真像，净众宗、保唐宗亦有之。《历代法宝记》收录了保唐宗无住和尚的写真赞文，《蜀中广记》中也留有净众宗僧无相在成都处的影堂。邈真像多为亡者绘制，但也可以在高僧圆寂之前，如密宗的惠果和尚生前就有“神威军焦护军请和上军宅供养，并和上写真”^[3]之事，五年后方去世，再如敦煌“杜和尚写真”、“汜和尚写真”亦是“今晨呈像，法律言薨”。

伴随着写真在僧侣间的盛行，唐代的寺院中也渐渐形成了以寺院僧谱为重的制像体系。寺院中，有世代僧人享用同一影堂，“一灯心法在，三世影堂空”^[4]。禅宗六祖惠能坐化，漆像肉身，他的弟子神会又序禅宗宗脉，将其余五祖绘作影像一同入能之真堂供奉。

(神)会于洛阳荷泽寺崇树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为碑焉。会序宗脉。从如来下西域诸祖外震旦凡六祖。尽图绩其影。太尉房管作六叶图序。又以能端形不散如入禅定。后加漆布矣。复次蜀僧方辩。塑小样真肖同畴昔。能曾言。吾灭后有善心男子必取吾元。汝曹勿怪。或忆是言加铁环缠颈焉。

宋代·赞宁《宋高僧传》卷八《慧能传》

也有以高僧为中心，弟子协侍左右的陈设。

北廊堂内，南岳智凯思大禅师法华七祖及弟子影。(弟子寿王主簿韩干敬貌遗法，弟子沙门飞锡撰颂，并书。)绕塔板上传法二十四弟子。(卢棱伽、韩干画，里面吴生，画时菩萨现吴生貌。)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壁画·西京寺观等壁画·千福寺》

至今，这样的陈设还能在天台县境内的佛陇真觉寺内见到。寺内供奉有隋开皇十七年建造的影堂，大师智顗以肉身坐像示人，身后悬挂着天台宗十七位祖师画像。《宝刻类编》卷八里还收录有颜真卿撰写的“智者大师画像赞”，可知当时智顗和尚的真仪不仅只有肉身的形式。

不过，宗派开创的祖师间或创置寺院的高僧仍多以肉身供养，例如福田寺普岸和尚之肉身等。^[5]这一时期还有一类集中表现得道高僧的写真像，影响较大的是泗洲僧伽、宝志和万回和尚^[6]他们或以本身像(漆像真身)，或以延伸而来的变相，再或以僧伽、宝志、万回三高僧合龛像的形式流传于宫廷与民间，其身份往往被视作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敦煌一地写真、图赞之传统久矣，《三国志·魏志》卷十九载，敦煌太守仓慈卒，吏民悲戚，图写其形。东晋隆安间，李暠为凉公秦凉二州牧，在敦煌南门外设堂图赞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以示鉴戒。^[7]敦煌文书第3451页《张议潮变文》载使臣到沙州后，入开元寺拜玄宗仪容，“叹念敦煌虽

百年阻汉,没落西戎,尚敬本朝,余留帝像,其余四郡,悉莫能存,又见甘、凉、瓜、肃,雉堞雕(凋)残,居人与蕃丑齐肩,衣着岂忘于左衽,独有沙州一地,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可见,敦煌的汉文化在经历了吐蕃占领之后仍有留存。

据饶宗颐先生考证,^[8]神会弟子摩诃衍在沙州陷落前以耄耋之年入蕃论辩,若此,摩诃衍可能驻足敦煌不久便谢世了。与摩诃衍同来传法的还有神会的另一法嗣襄州法意,则推知摩诃衍与藏地婆罗门僧人的论战可能在襄州法意这里有着延续,论战的方式后来以书札、文论为主。这一论战对于敦煌佛教的影响很大,藏经洞内保存的邈真赞文的赞主为禅僧之事实即为证。然而,这些赞主确又不是纯粹的禅宗派。例如,阴律伯的身份是“前敦煌都毗尼藏主”,炫阁梨则是“前任沙州释门都教授毗尼大德”,“毗尼藏主”或“毗尼大德”的职衔体现的是以《四分律》为宗旨的道宣南山宗律宗的教义。^[9]事实上,敦煌诸寺中禅定和戒律是并行的。^[10]杜、汜和尚的“持律”、“修禅”,阴律伯的“禅枝”、“律纲”,李教授的“奔骡问禅”、“精持戒律”,乃至炫阁梨受业“法秀律师”、“阐扬禅业”都是兼及禅与戒律的。禅宗南北宗亦是调和的。^[8]进而言之,禅宗与印度中观派也是合流的,敦煌的僧俗能将南能顿宗看作破相宗、经中宗一路,而把渐宗、北秀宗看法相宗、唯识宗一路,这是敦煌受到印度、吐蕃之影响的独特性。^[11]由此亦不难理解中土各大宗派皆为盛行的僧像赞为何于沙州之地独系“禅宗”之门下了。

高僧写真像赞在敦煌地区的流行也还有其特殊之处。简而言之,沙州虽然承继了内地的僧谱写真体系,但却不以寺院祖师像为主体,而是从属僧官的谱系。九位赞主隶属的寺院少有提及,明确道明所属寺院的仅有“报恩寺王法阁梨诤禅池”一处。赞文彰显的是这些僧人的官职。倘若细作比照,我们即可排出一列僧官谱,如“毗尼藏主”为阴律伯

炫阁梨;“释门都法律”为杜和尚 汜和尚;“三藏”为王禅池 吴和尚(P4660-25);“三学”为李惠因 翟和尚(P4660-20)等,这一系谱还可延伸至归义军时期。吐蕃管辖之下的敦煌佛事实行的是部落制和寺户制相结合的组织方式,辖区内的寺院分属于各个部落,但又受制于各寺总属僧统的管制,寺院的地位实际上是被消解了,唐以来的寺院祖师像谱系在这里被取代了。但是,内地出现的得道高僧写真像却在沙州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2]敦煌莫高窟还保存有竇志和尚的画像残件,斯坦因和伯希和编号为

S1624、P282 题作《泗州僧伽大师实录》的文书中记载了万回、僧伽和竇志写真像同受供奉的事情。

万回和尚者,虢州阌乡人也,俗姓张氏……仍令所司邈真共卷。

而伪经敦煌本《僧伽和尚经》的制造则进而体现了敦煌僧俗(对)高僧信仰的兴盛。

敦煌邈真像没有可靠的留存,我们所见到的赞文也只是原始像赞的抄本。“邈”即为描绘、摹写之义,《李和尚写真赞》云“图形新幃,写旧容仪”、《阴文通邈真赞》(P4660-27)“图形缣帛”、《左公赞》(P4660-22)“丹青于障,图写真仪”等可知邈真像是在绢帛上作画,且可能供奉在僧塔内的影堂之中,与内地的真仪陈置并无大的差异。但是,内地高僧写真既有漆身、图画,也有塑像,因而邈真像也仅仅代表着敦煌写真像的一类方式而已。莫高窟、榆林窟等处的壁画画像、塑像及藏经洞文书上的图像应当纳入到敦煌写真体系中,然如何为画像定性,如何使用这批材料还值得进一步地商榷和探讨。^[13]

参考文献:

- [1](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晋[M].
- [2](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七[M].
- [3]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大正新修大藏经(史传部二)[M].
- [4](唐)羊士谔.山寺题壁·卷三百三十二//全唐诗[M].
- [5](宋)赞宁等唐天台山福田寺普岸传//宋高僧传·卷二十七[M].
- [6]罗世平.泗洲僧伽经像及其信仰//四川唐宋佛教造像的图像学研究(博士论文)[D].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印行 2003.
- [7]隐逸传·卷九四//晋书[M].
- [8]饶宗颐.神会门下摩诃衍之入藏——兼论禅门南北宗之调和问题//唐代研究论集·第四辑[G].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
- [9]姜伯勤.敦煌戒坛与大乘佛教//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宗教卷(一)[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 [10]姜伯勤.论禅宗在敦煌僧俗中的流传[J].九州岛学刊(敦煌学专刊),1992:4(4).
- [11](日)上山大峻.敦煌佛教研究[J].京都:法藏馆,1990.
- [12]罗世平.敦煌泗州僧伽经像与泗州和尚信仰//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宗教卷(一)[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 [13]姜伯勤.敦煌的写真邈真与肖像艺术//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沙吾田.敦煌写真邈真画稿研究——兼论敦煌画之写真肖像[J].敦煌学辑刊 2006(1).

(责任编辑:袁晓莉)

例如普光寺、灵图寺属于曷骨萨部。参见陶玛斯《关于新疆的吐蕃历史文献集》第二册,沙州部分。

《敦煌宝藏》S1624 写经本,据写经本推断此卷当属于中晚唐时期。

P4660-24《宋律伯彩真赞》后有“宋法和尚灵塔,诤志贞,灵图寺”,非赞文本身,附录于此。